

# 想冻卵子的丹丹

□ 朱东华（江苏南京，教师）



走进病房，第一眼就看见那姑娘。她躺在病床上，乌黑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，明眸皓齿，鸭蛋儿脸，长长的眼睫毛垂着，皮肤雪白干净，穿着宽大的病号服还楚楚动人，用我苛刻的眼光看还是个大美女。

两位护士正准备给她挂水，手机响了，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她突然画风大转，火冒三丈，腾地坐起来声色俱厉大声质问：

“什么？还没签？你干什么吃的，不要解释！”

“我怎么交待的？你个笨蛋！蠢货！”

“就按我说的办！”她气呼呼地扔下电话。两个护士接着给她吊水。如此三番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强人？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

不接电话的时候她还是很有礼貌的，一

口一个阿姨，直爽，健谈，挺讨喜的。问及她的病情，是严重胃出血，酒桌上被人送来。已经是第二次了，怪不得脸上一丝血色全无。

“天天都要陪客户吃饭，有时候我要这边陪一桌，电话点菜安排另一桌。”

“你做什么工作？”病房无聊开始八卦。来回绕了半天我总算明白一点，她的公司是帮银行拉资金的，银行给回扣。

“我不厉害不行，弄不好就吃亏。”她说，“一次拉到十个亿资金给银行，银行答应给一千万回扣，口头讲好的没签合同，资金到账后银行绝口不提回扣的事，只好几个当事人凑凑，吃了大闷亏。”

“一千万啊，不是个小数目，你们怎么凑齐？”

“我卖了房子，王总出大头。”她凑

过来神秘兮兮说，“你以为是给钱啊，买来的张大千的画，在画的一角隐秘处标价一千万，随时拿回去能抵九百万现金！”

丹丹，就是这姑娘，大学毕业分到市里某重点小学当老师，后来又去了深圳，遇到了现在的公司老总。

“我的目标就是赚钱，我最喜欢赚钱。”她笑嘻嘻毫不掩饰，“每做成一单生意感觉好好哦。我每个月的开销都在五位数字以上，不挣钱怎么行？”

丹丹30岁了还没结婚，谈及这个问题她说：“等我挣了钱，取出卵子冷冻起来，啥时候想要孩子了，找个年轻漂亮大学生代孕，一点都不用费事！”

一时间我三观尽毁，深感自己的灵魂都跟不上时代了。



# 舌尖上的故乡

□ 刘泰然（海南海口，大学生）

人类自诞生伊始，迁移就成了成长路上的必修课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，催生了忙碌和劳累，却也催生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高考时想着诗和远方，就一拍屁股去了我所想的最远的地方。从江南到了海南，不同的除了口音还有温度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，想得最多的，却是种种舌尖上的滋味。

我一直觉得，表达乡愁的办法里，文字绝对是最无用的手段。说再多的端午佳节，如何诗意美妙，不如闻一闻艾蒿的辛辣气息。写再多的季节更替，不如摸一摸十全街上的梧桐。描述再多的团圆，也不如给自己倒上一碗冬酿酒，酒入喉头，隐隐泛起来的，却是家中昏黄的灯光。

对我而言，最忘不了的，就是一碗面。

在苏州时，吃面已经成了血液中的习惯，满街都有的陆振兴朱鸿兴，好像那时候能选择的东西也不多，也没有现在所谓的选择恐惧症，饿了的时候大多是去吃一碗面，再点一碗小馄饨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桌，面条根根分明又排列整齐。端上桌了却不急着吃，要先用筷子将面挑起，店里风扇吹着面上的蒸气，吹到给自己脸上氤氲出一层水雾，像是这一碗面条给人的拥抱或是温柔一吻。面条偏硬的多，加了碱的机制面，能在嘴里分辨出咬断每一根面条的力气，带着汤汁香气在嘴里爆开，心里对这碗面的期待便是得到了着力点，宛如一拳头打透了挡着光的木板，从内到外地舒服起来。

除了单纯舌尖上的体验，更多的是附在味蕾上的记忆。青团子里包裹的春天，

肉月饼里埋藏的团圆，萝卜丝饼里带着放学时的满足。至于面，同样是一碗面，记载了我高中三年匆忙的记忆。

六中的早餐总是提供面条，价格便宜——三块钱一碗，白色泡沫碗装着，浇头有雪菜肉丝、香菇、扁尖肉丝等，味道还分外好吃。每天早上的食堂窗口，总能排起长队。教室里作业本的传递带着面条的香味，有时迟到了被老师罚站在教室门口外面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却暗自得意：嘿嘿，料你也猜不到我背在后面的手里还端着一碗面！听着老师早自习的讲课声，自己却在门外偷偷吸溜面条，内心隐隐地透出点优越来。

大学的寒暑假回家，总是还要和老同学一起去六中吃碗面，吃着笑着，恍惚回到了高中的时候。